

孟子  
雜記



孟子  
子  
雜  
記

陳士元 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孟子雜記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湖海  
樓叢書及湖北叢書皆收  
有此書湖北本據歸雲別  
集吳刻參以湖海兼有兩  
本之長故據以排印

## 孟子雜記自序

先君嘗語不肖曰。正德丙子莫春十有三日之夕。吾夢一老翁。冠袍款戶而入。自稱齊卿孟軻云。翌旦啓汝祖。汝祖以爲奇。已而室內報汝誕。汝祖命汝小名孟卿。徵夢也。事具汝祖壙志中。於乎。不肖何敢比擬前脩。不肖自暴棄。大負祖父望。媿矣。嘉靖己酉仲春上丁。不肖守灤。祭孔廟。奠於孟子神位。木主忽仆。司禮者倉皇拯之。袖拂燭滅。銅爵墮地。不肖私心忌焉。越旬日。邸報至。不肖得免歸。於乎異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去齊則曰。浩然有歸志。不肖自己西免歸。邑令字岡陳侯。過敝居。謬題浩然堂。而戚侶又謬稱不肖爲養吾子。於乎。不肖何敢比擬前脩。增媿矣。增媿矣。不肖乃杜戶讀書。又二十餘年。每展孟子七篇。輒歎。孟子出而困於齊梁。退而著書。後世或不尊信。見非於荀況。見刺於王充。見訾於李觀。馮休晁以道。見疑於蘇軾。司馬光而吠聲拾唾者。纔纔然未已也。幸賴三五大儒。極力表章。俾與魯論學庸合符聯璧。竝行於世。無所軒輊。總稱四書。以繼六經之後。而彼不尊信者。始不得伸其說。非天之未喪斯文也。何以臻此哉。不肖嘗聞唐之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者也。乃著翼孟三卷。太原白居易。特記其事。宋之臨川陸筠。夢寐孟子者也。亦著翼孟九十一條。廬陵周必大序而傳焉。茲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不肖曷覽羣書。義涉七篇者。不鈔。妄圖撰述。以竊比于劉陸二君之末。第恨年齡謝壯。舊畜多忘。僅據今所憶存者。援毫彙輯。分爲四卷。題曰孟子雜記。聊寓景仰之私。敢謂翼孟翼孟云哉。異日當盡取荀王輩。

孟子雜記 自序

二

非刺訾疑之說。詳致抉駁。以據千載之憤。於乎。此不肖志也。隆慶辛未夏至。後學應城陳士元心叔甫謹書。

# 孟子雜記目錄

## 卷一

系源

邑里

名字

孟母

孟妻

嗣胄

受業

七篇

生卒

補傳附史記傳并薛氏人物考傳

## 卷二

稽書

孟子雜記 目錄

孟子雜記 目錄

準詩

揆禮

徵事

逸文

卷三

校引

方言

辨名

卷四

字同

字脫

斷句

註異

評辭

# 孟子雜記卷一

明 應城陳士元著

系源

孟氏出魯桓公子慶父之後。古命氏。元和姓纂諸書並同。

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趙歧孟子題辭。

元按孟氏譜云。軻父孟孫激公宜。孟孫姓。激公字宜名。或云激名。公宜字也。軻生三歲而激公宜卒。元延祐三年封邾國公。本朝嘉靖九年配享啓聖祠。稱先賢孟孫氏。

邑里

孟軻鄒人也。史記列傳。

孟子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集注序說。

元按司馬貞索隱云。軻本邾人。徙鄒爲鄒人。吳程云。孟子魯人。居鄒。非生於鄒也。合璧事類云。齊有孟軻。謂其仕齊。非謂齊人也。史記孟子傳云。齊有三騶子。先孟子有鄒忌。後孟子有騶衍。羅泌國名紀騶注。竟之鄒縣有繹山。邾文公遷繹。改曰騶。或謂騶卽邾。故春秋傳。邾伐魯。史作騶伐魯也。趙歧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廣記云。右騶卽今之鄒平。邾鄒騶古文通用。

名字

孟子名軻。字子車。漢書藝文志注。

元按孔叢子聖證記等書。子車一作子輿。一作子與。一作子居。而楊倞荀子注。又作子輿。蓋居音同。輿與軻字訛也。趙岐孟子題辭云。孟子名軻。字則未聞也。豈未深考乎。正韻平聲。軻音丘何切。注云車軸也。故孟子名軻。字子車。廣韻去聲。軻音口个切。注云。孟子居貧。輶軻。故名軻。字子居。而張鑑馮元等著孟子音義。軻音闕如也。或云。羣書多稱子車。讀平聲爲是。況曾子字子輿。孟子豈與同字乎。宋元豐六年。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有廟在鄒。未加爵命。詔封鄒國公。七年。配享孔廟。與顏子並。元至順間。加諡亞聖。本朝嘉靖九年。詔釐祀典。稱亞聖孟子云。

孟母

軻母仇氏。列女傳。仇音牽。

元按姓苑。仇氏出梁四公子之後。元延祐三年。封孟母爲邾國夫人。諡宣獻。

孟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買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居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列女傳。

元按晉左九嬪孟母贊云。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效。而韓不著孟母碑。贊擇鄰之教人。

多諷誦焉。今山東鄒縣城南，有中庸精舍，世傳思孟傳道之所，卽孟母三遷之地也。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自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詩外傳

元按：韓非子謂曾子烹彘教子，以明不欺。晉書載皇甫謐母任氏訓子之辭曰：「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而韓嬰乃以烹豕爲孟母之教，豈事固有偶合者邪？」抑紀述者之附會也。

孟子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列女傳景修古今家戒同韓詩外傳文小異

元按：晉左九嬪孟母贊云：「斷機激子，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敷述聖道。今鄒縣孟祠有斷機堂，可以觀後代追崇之意矣。」然列女傳又謂：「樂羊子妻勸夫勤學，亦有斷機事，而學如累絲之語，取譬甚切，豈亦慕孟母之懿矩而效法者邪？」

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羈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

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去齊適梁。列女傳

元按孟子爲齊卿。蓋客卿耳。非如孔子仕魯爲司寇。攝行相事。實任其職也。李潛云。春秋以後。儒術之士。名聞諸侯者。既適列國爲客卿。乃得陳其說。如孟子在齊是也。史記田齊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事而議論。是孟子爲齊卿。宣王或以文學游說之士待之。而孟子實未嘗受其祿。故公孫丑以士不受祿爲問。則孟子爲客卿可知。孟子於周赧王元年。致爲臣而歸。不復仕齊矣。明年又之宋之滕。未幾卽歸老於鄒。而魯平公欲見孟子。當在孟母既葬之後。故臧倉有後喪踰前喪之語。然充虞請問章。乃紀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是再至齊也。史稱孟子兩去齊。其先去齊。乃周顯王四十四年。齊宣王之九年。其後致爲臣而歸。則齊湣王嗣位之初也。然則孟子擁楹而歎。其在宣王時乎。孟母將卒。此所以有母老之憂也。

孟妻

孟子娶由氏。孟氏謂

元按由或作田。是時齊國田姓蕃著。而楚國由姓甚微。或疑田氏爲是。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于是孟母召軻而謂

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  
孟子遂留婦列女傳小異詩

元按他書皆稱孟子欲去妻而不果與列女傳無異惟荀卿解蔽篇云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真以孟子出妻也苟去孟之世未遠其言然邪否邪

嗣出

孟仲子名墨孟子之子也孟子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其書題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孟氏譜

元按朱注以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蓋從趙岐之說與孟氏譜不同孫奭云趙以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未詳其實但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弟也此亦億度之辭耳詩大雅維天之命毛傳引孟仲子之言孔穎達正義引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故毛氏取以爲說夫穎達所引譜與今之孟氏譜亦不同宋政和五年詔封孟仲子爲新蔡伯從祀鄒縣孟子廟本朝錄孟子之後世授翰林院五經博士

受業

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史記列傳王劭云人字衍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

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郕。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孔叢子

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趙岐孟子題辭。按鄭縣志。嘉靖四十二年。邑令章時鸞。重修城南子思書院。斷機堂。修道堂。中學者讀其問。

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李翱復性書上篇。

元按史記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謂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王劭以人爲衍字。是親受業於子思之門也。高似孫云。孔叢子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思年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敘及孔子世家。皆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固嘗師之。是爲的然矣。然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後十一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矣。當是時。子思尙未生。問答之事。安得有邪。據高氏之論。則子思與孔子誠無問答。使子思與孔子問答。則孟子安得受業於子思之門。元又疑孔叢子。乃後人綴集之言。而諸書所載子思壽年。亦不足信。況伯魚卒於哀公十二年戊午。至穆公元年壬申。凡七十五年。而子思當生於哀公定公之世。伯魚未卒之先。安得謂子思壽止六十二邪。不然。則孟子受業於子思。不在穆公初年。而在元公悼公之世矣。夫赧王元年。齊伐燕。孟子所親見者。譜謂孟子卒於赧王二十六年。魯文公之六年也。自文公六年。

上距穆公元年，凡一百二十一年，是穆公元年孟子未生，況上而元公，又上而悼公之世邪？若然，則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也，亦宜。

元又按何孟春餘冬序錄云：司馬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後來著述家直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注史記者，遂以人爲衍字，謹考諸家書傳：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或云二十二年，襄公二十二年爲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論者謂生是年爲是，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子思之母死，孔子令其哭於廟，子思逮事孔子，所與孔子問答語爲多，孔子之卒，子思實喪主，四方士來觀禮焉，子思生卒，今不可知，可知者，孔子卒之年，子思則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其書論及張儀，當是五年辛亥後事，自敬王壬戌至赧王辛亥，百七十年，辛亥去伯魚之卒，百七十有四年，以百八十九年爲二百年間，所生人物，而謂其前後相待，共處函丈，傳道受業，何子思孟子之俱壽考而至是也？子思孟子之壽考，或謂亦有可言者，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苟變於衛，是時子思無恙也，孟子魏惠王時已稱叟，較其生近安王卽位時，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奚不可之有？曰安王甲辰，伯魚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三年，子思乃尙存邪？孟子之少也，其母三遷而後知學，其母爲之斷機，其娶也，見其妻踞而欲出之，其時吾不知其年，而知其未從子思學也，過此子思而尙存邪？安王時子思而存，亦決無居衛理，或曰子思居衛，見孟子書，可弗信乎？以春考之，子思居衛，必是衛悼敬昭公時也，昭公時衛屬于晉，韓趙魏氏賢者已自

難安其國。懷齊愼類。皆弑君賊衛。非父母國也。子思忍復面其人。爲之謀。而不去邪。威烈十六年辛未。魯穆公立。孟子曰。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又曰。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又曰。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穆公之尊禮子思如此。子思之自尊如此。子思是時。年登期頤。於父母國賢君焉。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子思顧不老焉。而適亂國。與逆賊語邪。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必子思少壯從仕時事。子思言苟變於衛。果有是。必在悼敬昭公時。而記者誤耳。孟子之年。今不得知。若生近安王卽位時。顯王乙酉。年當六十餘。稱叟不疑。赧王丁未。距乙酉又二十三年。孟子年近九十矣。七篇之書。或爲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爲之。或謂孟子旣沒。其徒相與記其所言焉耳。孟子書云。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似在始遊齊梁時所言者。其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似在去齊後時所言者。然則謂其書作於一時。而記於一人也。孰是言爲歲年之近久。而論其人與書也。又可乎。晦菴先生孟子序說。本史記列傳。而分注諸家之言。以致其疑。其爲通鑑綱目。特據司馬公舊文而錄之耳。吾恐後學不復參究也。孔子。伯魚。顏淵。生卒年歲。備載諸書。公羊傳載孔子生。左傳載孔子卒。家語載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五十卒。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顏淵之卒。先伯魚五年。而論語載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槨。孔子有鯉也。死有棺無槨之答何也。子思孟子生卒。一無所徵於載記。而吾欲以其不必然之壽考而計之。若之何無疑哉。

七篇

孟子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列傳

孟子以儒術游於諸侯，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疑難問答，又自撰法度之言，著書七篇。趙岐孟子題辭

孟子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賈同貴荀篇

軻信伋者也，勤其道而章於七篇。章義文之章解

元按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釋者謂孟子七篇，并外書四篇，凡十一篇。趙岐謂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疑非孟子本真也。今外書無所考，見學齋佔畢，亦惜其不傳矣。其賈同所謂十四篇者，蓋趙注以七篇各分上下篇，總之爲十四篇也。韓愈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與史記之說不同，而朱子序說則以史記近是。林慎思本韓愈之說，即謂七篇爲弟子所記，不能盡孟子之意，因演而續之，爲續孟子二卷。馮休又疑弟子安有附益，乃刪七篇爲二篇，更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於乎過矣。朱子云：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蘇明允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雄不可犯。司馬君實云：孟子之文直而顯，斯知言哉。